

在哪里写作(之四)

■刘庆邦

在地下室和公园里写作

在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只休息一天，只有星期天休息。星期天对我来说是宝贵时间，我必须把它花在写小说上。除了凌晨在厨房里写一阵子，还有整整一个白天，去哪里写呢？去办公室行吗？不行。我家住在建国门外的灵通观，而我上班的地方在安定门外的和平里，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太远了。上班的时候，我和妻子每天都是早上坐班车去，下班时坐班车回。星期天没有班车，我如果搭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要转两三次车才能到达，需要自己花钱买票不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实在划不来。

只要想写，总归能找到地方。我们住的楼楼层下面有地下室，我到地下室看了看，下面空空洞洞，空间不小，什么用场都没派。别看楼上住那么多人，楼下的地下室却是无人之境。我在地下室里走了一圈，稍有些紧张。地下室里静得很，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呼吸。这么安静的地方，不是正好可以用来写东西嘛！我对妻子说，我要到地下室里写东西。妻子说：你不害怕吗？我说：那有什么可怕的！我拿上一个小凳子，背上我的黄军挎，就到地下室里去了。我把一本杂志垫在双膝并拢的膝盖上，把稿纸放在杂志上，等于在膝盖上写作。在地下室里写了两个星期天，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地下室的地板上积有厚厚的像是水泥一样的尘土，用脚一踩就是一个白印。可能有人在地下室撒过尿，里面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尿臊味。加之地下室是封闭的，空气不流通，让人感觉压抑。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呼吸，呼吸不到好空气，似乎自己笔下也变得滞涩起来。不行，地下室不能久待，还是换地方好。

我家离日坛公园不远，大约一公里的样子。我多次带孩子到公园里玩过，还在公园里看过露天电影。公园不收门票，进出都很方便。又到了星期天，我就背着书包到日坛公园里去了。那时的日坛公园内没什么建筑，也没怎么整理，除了一些树林子，就是大片大片长满荒草的空地。我对那时的日坛公园印象挺好的，觉得人为的因素不多，更接近自然的状态。我踏着荒草，走进一片柿树林子里去了。季节到了秋天，草丛里开着星星点点的野菊花，一些植物高高举起了球状的果实。柿子黄了，柿叶红了，有的成熟的柿子落在树下的草丛里，呈现的是油画般的色彩。熟金一样的阳光普照着，树林里弥漫着暖暖的成熟的气息。我选择了一棵稍粗的柿树，背靠树干在草地上坐下开始了我的公园写作。公园里没有多少游人，环境还算安静。有偷吃柿子的喜鹊，刚在树上落下，发现树下有人，赶紧飞走了。有人大概以为我在写生，画画，绕到我背后，想看看我画的是什么。当发现我不是写生，是在写字，就离开了。

就这样，我早上在厨房里写，星期天到公园里写，用了不到半年的业余时间，第一部长篇小说《断层》就完成了。这部23万字的书稿，由郑万隆推荐给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文学编辑室主任顾志成，由秦万里做责任编辑，书在1986年8月出版。书只印了9000册，每本书的定价还不到两元钱，我却得到了6000多块钱的稿费。这笔稿费对我们家来说可是一笔大钱，一下子改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使我们可以买电视机和冰箱。说到稿费，我顺便多

说两句。发第一篇短篇小说时，我得到的稿费是30元。妻子说，这个钱不能花，要保存下来做个纪念。发第一篇中篇小说时，我得到的稿费是370元。当年我们的儿子出生，我们夫妻因超生被罚款，生活相当拮据。收到这篇稿费，岳母说是我儿子有福，儿子出生了，钱就来了。还有，这本书获得了首届全国煤矿长篇小说“乌金奖”。也是因为这部书的出版，我被列入青年作家行列，参加了1986年底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

在办公室里写作

我家的住房条件逐步得到改善。1985年冬天，我们家从灵通观搬到静安里，住房也由一居室变成了两居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新家离办公室近了，骑自行车，用不了20分钟，就可以从家里来到办公室。

这样，我早上起来就不必窝在厨房里写作了。长时间在厨房里写作，身体重心下移，我觉得自己的肚子有些下坠，好像要出毛病似的。搬到新家以后，妻子给我买了两个书柜，把小居室布置成一间书房，让我在书房里写作。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为了寻找比较安静的写作环境，我也不再去公园，骑自行车，到办公室里写作就是了。

在煤炭报工作将近20年，每年的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在一分钱加班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在别人都不愿意值班的情况下，我都主动要求值班。值班一般来说没什么事，我利用值班时间主要是写小说。煤炭工业部是一座工字形大楼，煤炭报编辑部在大楼的后楼。在工作日，大楼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有近千人上班。而一到节假日，整座大楼变得空空荡荡，寂静无声。有一年国庆节，我正在办公室里写小说，窗外下起了雨，秋雨打在窗外发黄的杨树叶子上哗哗作响。抛书人对一树秋，一时间我对自己的行为有些质疑：过节不休息，还在费神写小说，这是何苦呢！质疑之后，我对自己的解释是：没办法，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命吧！还有一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时，听着大街上不时传来的鞭炮声，甚至生出一种为文学事业献身的悲壮的情感。

尽管我只是业余时间办公室里写小说，有人还是对我写小说有意见，认为新闻才是我的正业，写小说是不务正业。有时我在办公室里愣一会儿神，有人就以开玩笑的口气问我，是不是又在构思小说呢！不管别人对我写小说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对文学创作的信念没有改变。有一年报社改革，所有编辑部主任要通过发表演说进行竞聘，才有可能继续上岗当主任。我在竞聘副刊部主任时明确表态：文学创作是我的立身之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不会放弃文学创作。这个部主任我可以不当，要是让我从此不写小说，我做不到。听到我这样的表态，有的想当主任的人就散布舆论，说刘庆邦既然热衷于写小说，主任就让别人当呗！我已经做好了当普通编辑的准备，当不当主任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好在当时报社的主要领导比较开明，他在会上说，办报需要文化，报社需要作家，作家当副刊部主任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影响力。竞聘的结果，让我继续当副刊部主任。

车轮上的日子

■杜放光

因为是路痴，因为迷方向，因为记性差……直到不惑之年，我依然是个没驾照的主儿；又因为无数次听人讲起被驾校教练训哭的经历，以及亲眼目睹身边女同事虽驾照到手而脸晒黑、斑丛生、人枯瘦的模样……于是，未到驾校，未曾摸车，心里已滋生出恐怖场景无数。所以直到2016年即将“仙逝”，我也丝毫没有考驾照的欲望。

眼瞅着时间滑进了12月，看我依然无动于衷，哥万分惆怅：作为一项基本技能，如今这不会开车就相当于过去的“文盲”啦！

有那么严重？我于暗暗质疑间，悄然生出了些许羞耻感。接着，又有传言说驾校即将改革实行计时收费，不仅价格要提高，难度也会飙升。经过一番艰苦而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心一横，于“双12”那天跨入考证一族。

所以，对我而言，“车轮上的日子”不是旅游途中，不是逍遥自在，而是为考驾照泡在教练车上历“劫”的那段时光。

备战科目一时，我被“预兆”撞了一下腰，算是先历一“小劫”。

考前那晚，我正准备抱抱佛脚在驾考宝典上再做几套模拟试题时，手机突然死机，怎么都开不了啦！赶紧一溜小跑来到手机店。奇怪，我在家摁了半天都没反应的手机，在店主手里却一下子得以重启！难不成怕我做题太辛苦，硬要送个课间休息么？虽然这样自圆其说，心里却隐隐有点不安。

预兆是在这儿应验的。入考场，落座，细细看了考生须知，说是必须调好摄像头对准自己，保证考试过程中能抓拍到3个本人头像，否则考试无效。可我拿着摄像头东调西调，西转转，摆弄了好大一会儿，也没看到屏幕上显示我的头像，禁不住有点发蒙，赶紧向一位刚进来的考生请教。

“你干嘛啊？这是作弊！出去，别考啦！”监考人员厉声呵斥。

蓦然想起进场前驾校安排的话：“进入考场，绝不能左顾右盼，有问题举手问监考老师！”好在自己脸皮厚，赶紧承认错误，并指着桌面说自己还没点击确认开始考试呢，监考老师总算放下脸色，帮我调好了摄像头……虽然挨一顿痛批，但最后还是以95分的成绩顺利过关，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科目二被大家称之为“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对我而言，称之为“大劫”绝对当之无愧。

第一天上车，教练给我们几个菜鸟演绎了一遍右倒库流程，细细讲解何时方向盘打死，何时回正，何时停车。讲完之后问：“明白了吧？”

点头，又摇头。

“先试一把！”教练下车，我上车。车开始前行，眼看着车轮滚出了库门，呃，糟糕，忘了该往哪儿转方向盘啦……手忙脚乱处，离合却不知道啥时候被悄然踩了下去，熄火，车停……

“100分没啦！”教练叹息。

灰头土脸地下车，溃败感爆棚。以前吧，只是觉得自己笨，可自打练车之后，才终于知道自己终究笨到了啥程度。比如，昨天刚学了左倒库，今儿便把右倒库的流程给忘掉了；再如，开始侧方停车了，这方向盘一会儿左打一会儿右打，练了半天还晕乎乎的；又如，S弯走着走着，竟忘了方向盘该在哪儿回正，又该在哪儿右打……如此，连我自己都开始瞧不起自己了。

幸好，笨人有笨福，遇到耐心又尽责的教练，居然没有嫌弃我笨，不厌其烦地教了一遍又一遍。

不仅仅是笨，我还胆小。科三练车时，教练在耳边一遍遍地叮嘱：“加油，加油，加油……”教练说得口干舌燥，可我脚下却没有付诸行动。直急得教练秒换风格：“踩！继续踩！踩到底！”硬生生逼我把油门加到一百码！这搁以前想想都会浑身发抖！

幸好，我还有优点：执着。坚持一天，再坚持一天，别人一个星期考出，我就练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一遍遍地给自己鼓励，与心底里的

自卑抗争着。

练车闲暇，曾小心翼翼地问过教练，最喜欢哪个年龄段的学员，教练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九零后！接受能力强，几天就能上战场啦！不甘心地又接着问，最不喜欢哪个年龄段呢？当然是七零后！主动对号入座，果然如此，眼看着人家一拨拨升级，我依然原地踏步。

若仅是原地踏步倒也罢了，其间还有那么一两天，倒库时车轮老压线，一气之下几天没去练车，还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微信，声称自己压根儿就不是开车的料儿，几乎弃权。后来，朋友们纷纷留言给我鼓励。我记住了大家说得最多的几个字：笨鸟先飞。而像我这么笨的，不仅要先飞，还得勤飞！

当然，练车的过程也不全是枯燥的，比如大家都喜欢听小邓教练讲他的罗曼史。教练的对象很漂亮，在一场考试中，教练是安全员，尚不是对象的对象是考生，因连续失误而被他一脚踩死，结果不是对象的对象没考过。然后，再然后，不是对象的对象就成了教练的对象。

一起练车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内向的，开朗的，小气的，大方的，也不乏奇葩之人。比如，练车前大家说好了轮着每人练4把，可他却生生摸上8把，还不愿下车；还有的人，找诸多借口跟前面的人换顺序，且再三再四，结果再也没人买账；有俩女学员，因为争着练车，一方居然揪住另一方的头发将其打倒在地……如此种种，听听也是醉啦！

练车数日，终有一考。而对我而言，考前模拟无异于“劫中劫”，竟然模拟一把死一把，模拟三把死三把，完完全全“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节奏啊！

见状，驾友们安慰说，没事，不就是模拟嘛，有的人模拟“把把过”，考试时却死得很惨。

教练则很理智，说，模拟死了不怕，但别丢了心，哪个地方出现问题，要及时分析问题所在，然后克服它。

于是，不再多想，在考试当天凌晨5点便跑去考场，认真观察别人模拟时如何倒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俩小时后，终于找到了毛病所在。

开考了，心怦怦乱跳，顿时没了章法。眼看着前面两个驾友相继“牺牲”，心里竟不太忐忑了，一种死了有人陪的感觉腾空而起。但心里终究紧张，以至于上车后踩离合的脚不气地乱抖一通。

还好，顺利通过了倒库，心里先是放松一半。侧方，因方向盘打过早，差点压线，好在语音提示入库，惊出一身冷汗！出库，前行，继续S弯，速度极慢，如履薄冰。直走角时，因为领车距离左边线稍近，怕车轮压角，小幅度回下方向盘，过关！坡道停车时，想起教练讲有人因前面连闯四关后过于愣愣而死在此处，不敢掉以轻心，控制车速，找点，居然车停得恰到好处……越过坡道高点，下坡。语音提示：恭喜过关！

熬过科二这一“大劫”，着实轻松许多。科三考试则比较顺利，起步、加减挡、掉头、转弯、靠边停车一气呵成，跑完全程后长长地松了口气。科四作为最后一关，也最为争气，居然以100分的成绩给驾考画上圆满的句号。

曾经，无数次羡慕一拨拨驾友的大满贯；曾经，无数次祈祷科二科三能顺利过关；曾经，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一把过”……这一刻，居然就这么到了，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意外，那么猝不及防！

当驾照邮寄到手那一刻，所有的担心都落了地，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回报。算算全程，包括春节放假的时间，前后还不到两个月！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还行啊，忍不住点了N多个赞。

直到近日，看了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顿悟：原来，在这四海八荒之内，无论神仙，无论凡人，只要逐步修炼，将一个又一个“历劫牌”收入囊中，都一样可以飞升上仙啊！

